

商海弄潮

从军十余载，最刻骨的痛苦，莫过于送别战友。多年以后，但凡有战友远道而来成都，只要有时间，我都愿带他们去梨花溪，共赏那一片素白梨花。

梨花，象征着纯洁，其花语既为“离别”，亦是“永不分离”。这看似矛盾的意涵，恰如人生本貌——最纯粹的相逢，往往伴随着最深的眷恋与最绵长的思念。无论分别多久、相隔多远，一声“战友”，便注定亲如兄弟。

小小的梨花，早已超越了植物本身的意象。仅凭它那“冷艳全欺雪，余香乍入衣”的风姿，就成了一份情感的寄托。它没有桃花灼灼其华、夺人眼目的艳丽，也没有牡丹雍容华贵、倾国倾城的丰韵，只是素素地、静静地绽放，如一位洗尽铅华的佳人，在春日的喧闹里，独守一份“总向风尘莫染”的孤高与自持。这份洁白，是初心，是本色，是历经世事纷扰后，依旧可以捧出的一掬心雪。

洁白的梨花

税清静(四川)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用梨花给我们描绘出边疆雪景的壮丽。自古以来，多少文人雅士都对这朵洁白的梨花情有独钟。你看，就连浪漫主义诗人李白送别友人时也以梨花寄离愁：“梨花千树雪，杨叶万条烟”；宋代的黄庭坚更是偏爱梨花，他毫不掩饰地祈求春风莫把梨花吹掉了：“寄语春风莫吹尽，夜深留与雪争光”，愿这如玉的容颜能与晶莹的积雪一争高下。这些诗句也让我对梨花的爱，有了沉甸甸的、穿越时空的凭依。

我出生于大诗人陈子昂的故乡，曾在北国边疆守护国门十六载，现在长居于蓉城，却是在年岁渐长、走过千山万水

之后，才真正读懂了梨花的美。年少时常常觉它太过素雅，不如桃花的妖艳与海棠的娇媚，直到有一年在梨花溪，被那扑面而来的“雪海”所征服。那不是冬雪，是成千上万朵簇拥绽放的梨花，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瓷器般温润的光泽。一阵清风吹来，花瓣簌簌飘落，宛如纷飞白雪，瞬间将我拉回北国冰原——那些与战友们摸爬滚打、并肩相守的岁月。

我怔立原地，忽然明白了古人为何总将梨花与白雪相融相喻。白雪覆世，是彻骨的寒凉；而梨花开遍，是蓬勃的温暖，是生命尽情舒展后，选择的本真、最谦逊的姿态。梨花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那一刻，所有的尘嚣仿佛被这漫天“白雪”涤

荡一空，心底只余一片澄明。从此，我便深深爱上了这洁白的梨花，这份爱，无关缘由，只是内心深处一声悠长的共鸣。

我的这份执爱，在梨花溪变得更具具体而深沉。梨花溪，最初名为梨花沟，后来当地人称其为“溪”，或许觉得“溪”字更灵动，更能承载世间美好的憧憬与温柔的改变。梨花溪的前世今生，本身就是一首关于发现、坚持与蜕变的田园诗。

这首诗最动人的篇章，莫过于一朵洁白的梨花，书写出了乡村振兴四川篇章的鲜活样本。马年春天，我又一次陪着战友来到梨花溪，看如雪的花瓣飘落在游人的发梢，落在农家院落的窗棂，落在满载希望的田垄。我忽然觉得，这洁白的梨花，除了象征纯洁的战友情谊之外，更是用最本真的颜色，绘就了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振兴图景。梨花溪的梨花，不仅美在形，美在香，更美在它已成为百姓“安逸”“巴适”好日子的源泉。

洁白的梨花啊，你的洁白，是永不褪色的初心，是生生不息的希望，是写给大地最深情的告白。

锦里诗苑

成都，一匹踏响锦官城的马(组诗)

胡有琪(四川)

走马河

一匹从锦官城出发的马
在走马河里显影
鬃毛还在飞扬，肌肉还在淌汗
只是蹄声已被打湿
并被一滴河水快活吞噬

久了，那条河
就在月光下咳嗽地长嘶
只要有风吹过
那河水仿佛就有一匹马
抖着一河的水
钻出来扬蹄

饮马河

饮了那么多的马蹄声
喝都不打一个

为抵御南诏入侵
“西壕”沟不断升级
饮马河写下了一篇篇战马赋
以激励川人的血性

在河里，随便饮一口
每滴水里都有一匹马仰天长啸

饮马河至今不肯失眠
河里蕴养着烈马的精神
一场足球赛
饮马河也在喊成都
雄起

驷马桥

千年了
月光还驮着一篇汉赋
在成都赶路

有好事客在驷马
泡一壶茶，听月声嗒嗒
仿佛间月里有马影奔出
那人后悔 茶水喝多了
肚子太重，无法行走
只好看高车驷马
就地立碑

驷马桥是一条分界线
有人留在桥头
有人骑马而去

骡马市街

不管如何粉饰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一遛
就真相大白，谁也不能指鹿为马

骡马市街还是一面镜子
有人千百次
在骡马市街还是照出了尾巴
照出了他的今生前世

独坐旷野(外二首)

霍禹雨(江苏)

我独坐旷野里
一条河流把我围住
看树或采菊把我包围
这是在盛夏的六月
持久的干旱让树叶提前凋落
如母亲的手掌深抵着土地
而远处隐约传来的斑斑鸟声
似刚刚哭过
而更让我欲哭的是
西岭上在车水的母亲
腰疼得更低
村庄和禾苗在她的脊背上
蓝天和白云也在她的脊背上
包括幸福的我们

采茶女

一片茶叶
是怎么来的
应感谢那么多采茶女
硬生生地从自身上摘出
简单快乐的青春

谁寄锦书来

一层层叠叠着
让仰望天空的我
也能把地背起来

放心吧
云中再寄锦书来
在蔚蓝的天空
我会慢慢流着泪读完

月茗

邓文健(广东)

茶，瓷，月。

沸水注入时，月在叶片上舒展
杯中的水汽循着
铁轨一般向上缓缓弥漫
一些被沉压的回忆陡然翻涌：
那些没来得及郑重告别的人
那些吹散在风里的流年
穿过朝暮更迭，穿过聚散爱恨

无人应答的路口
往事在杯底轻轻回旋
有些相遇
就如人邂逅了茶
一入喉就成生命的一部分

何须追问来路
此杯清酌敬人间，也敬万古空明

劳动自有风华

高昊(湖南)

浅夏渐临，风拂过街巷与田野，温柔漫遍人间。五一的时光里，最动人的风景，从来都不是繁盛的景致，而是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躬身劳作的模样。一双手，一颗匠心，默默耕耘朝夕，在平凡岁月里沉淀温柔与力量，让劳动生出独有的风华。

晨光初露，城市还未完全苏醒，劳作的人已然悄然启程。清扫街巷的劳动者弯着腰身，缓缓梳理街巷的杂物与落叶。长久的劳作磨平了掌心，纹路藏着日复一日的坚持，朴素的衣衫沾着尘土，眉眼间却是安稳平和。四季轮转，寒来暑往，他们守在街头，用细碎的付出，守护着一座城市的整洁与清爽，于无人留意的角落，静静书写着平凡的担当。

街边的市井烟火里，藏着最踏实的劳动日常。小铺的经营者低头打理食材，指尖反复劳作，用心筹备一日三餐的温暖。日复一日的重复劳作，没有波澜壮阔，却以勤劳维系着小家的安稳，也温暖着来往行人。寻常烟火，烟火人生，每一份用心谋生的劳作，都质朴又珍贵。

城郊工地之上，建设者扎根岗位，在钢筋砖瓦之间默默坚守。烈日之下，衣衫被汗水浸透，粗糙的双手认真打磨每一处细节，踏实完成每一项工序。风吹日晒是生活常态，厚重的工装，黝黑的肤色，都是岁月留下的勋章。城市不断生长，楼宇层层林立，道路纵横延伸，所有的日新月异，都离不开他们一砖一瓦的堆砌。

乡野田间，更是劳动最本真的模样。暮春时节，田地草木葱茏，农人行走在田垄之上，俯身除草、打理秧苗，指尖轻触泥土与青苗。脚下泥土松软，周身草木清新，顺着时节耕耘播种，用心守候土地的馈赠。一辈辈农人与土地相伴，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以勤劳换取岁岁安稳，让土地生生不息，也让烟火三餐有了踏实的着落。

世间各行各业，皆有默默前行的劳动者。伏案耕耘的工作者，穿梭奔波的服务人员，坚守匠心的手艺人，扎根岗位的基层工作者……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方寸天地里，默默付出，认真生活。没有耀眼的光环，没有华丽的修饰，仅凭一双手，撑起人间的美好。

劳动无尊卑，付出皆有价值。不必惊天动地，不必万众瞩目，那些日复一日的坚守，脚踏实地的耕耘，本身就是一种闪光的姿态。岁月无声，双手有痕，所有风霜与辛劳，最终都会沉淀成从容与笃定。

五月风和，万物向荣。致敬每一位认真劳作的普通人。以双手耕耘烟火岁月，以勤勉沉淀人间温柔，平凡从不平庸，劳动自有风华。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坚守，融在岁月中的付出，便是世间最朴素、最动人的风景。

锦里侃山

九百多年前，苏轼自儋州渡海北归时生命已近暮年。这条迢迢归途，从来不只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贯穿一生的精神回溯。

阿来的长篇非虚构作品《东坡在人间》，便以这场北归之旅为脉络，重走东坡足迹，潜入史料深处，褪去“坡仙”的神化滤镜，打捞烟火人间里真实、复杂而坚韧的东坡，在文字与脚步的交织中，勾勒出这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风雨一生的心灵轨迹，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阿来的书写，始终带着“寻迹而至”的在场感。他于春天出发，循着东坡元符三年(1100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这最后一年——从海南儋州出发，经雷州、惠州、赣州，终至常州病逝的北归之路，万里奔赴，追随“坡仙”的山河足迹。这段行程浓缩了东坡一生的颠沛与沉淀，也藏着他精神世界最核心的密码，北归的每一站，都成为解码东坡精神的坐标。

世人多知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却不懂这份超然背后，是入世执念与出世向往的持久拉扯。乌台诗案的惊

阿婆善美食，柴火筵饭便是其中一道。

记得儿时，阿婆就时常做柴火筵饭给我们吃。最初我只晓得吃，后来年纪大些了，就开始给阿婆打下手。正因如此，我曾无数次目睹阿婆做柴火筵饭的过程。她先从米缸舀两盅米，淘洗后倒入锅，再加足井水煮至七成。判断标准是轻捻米粒，确认外表软糯、内留硬芯，就用筴箕沥干。沥出的米汤，浓白飘香，这是筵饭的关键，也是不变的规矩。然后重新起锅，舀两大勺自制的猪油大葱花，将滚刀土豆块下锅翻炒。蔬菜随时令变化，或豆角段，或南瓜片，或红薯块，或芋头块。若是还有腊肉，就切丁加盐一同爆香。最后把菜尽数捞于锅底，铺上沥干的米饭，沿锅边淋入适量米汤，既能润香又能防止溢锅，并用筷子在米饭上戳些透气孔。盖上锅盖，先中火逼出香气，再转小火慢焖，直到锅里响起“滋滋”的油浸声，一锅香喷喷的柴火筵饭就做好了。揭开锅盖那一刻，阿婆定会握紧铁铲来回翻炒，以求饭中有菜，菜中有饭。

我也没闲着，抢着守在灶膛前烧

播种记

刘敬宗(四川)

晨起称一称体重，是我多年的小习惯。十余日来，电子秤上的数字始终定格在64.35公斤，纹丝不动。想来是新年里餐餐丰盛，肠胃被养得安逸。减肥的念头虽在心底盘桓许久，却始终难见成效，那串顽固的数字，竟成了心头小小的执念。

周末，乘着女儿的车回了乡间，心底惦念的，不只是弟弟打理妥当的秧田，更有我数月潜心培育的杂交水稻育种材料。未曾想，这场奔赴泥土的劳作，竟给了我意外的惊喜。次日晨起称重，数字悄然降至63.80公斤，轻了整整0.55公斤。要知道昨日在弟弟家，午餐依旧是大鱼大肉，比平日家中更为丰盛，体重却不增反减，我便笃定，这皆是劳动最珍贵的馈赠。

弟弟早已将秧田整得平平整整，只等我来播种。一到田边，我便迫不及待脱鞋挽裤，揣着精心收好的稻种，赤脚踏入这片熟悉的稻田。这是今年第一次下田，脚下的泥土细腻丝

滑，裹着大地独有的温润，可初春的土温与水温却冷得刺骨，寒意顺着脚底瞬间窜遍全身，不过片刻，从脚趾到膝盖，便冻得通红发麻。我咬着牙在泥田中稳稳站立，小心翼翼从布袋中捻出稻种，抬手轻扬，让种子簌簌落下，又循着秧田一遍遍缓步往返、补撒，目光凝视着每一粒种子，只盼它们能均匀落土，不辜负这数月的悉心培育。

田坎上正俯身划篾片的哥哥，见我冻得瑟缩的模样，执意要下田替我播种，我却婉言谢绝。这些育种材料，都是我的心血，播撒的疏密、匀度，唯有我自己心中有数，这份对土地与种子的细致和严谨，万万不能托付于人。

稻种播撒完毕，便要为秧田搭建拱棚。我与弟弟站在秧田两侧，将划好的竹篾片按一尺五的间距，用力斜插入泥五寸深，牢牢固定后，再将竹篾轻轻弯成半月形，一根根衔接搭架，在秧田上方撑起一方弧形的小

棚。随后拖来卷状农膜，小心展开，慢慢铺覆在篾架之上。最费力的莫过于封固膜边——我们徒手将薄膜边缘深深嵌进田中的稀泥，再弯腰一捧捧掬起湿泥，厚厚压实覆盖。层层叠叠摞牢，生怕春风趁隙吹开，使棚内的保温效果大打折扣。

扯膜、嵌泥、覆土，简单的动作一遍遍重复，不多时，便觉腰酸腹胀、脊背发僵，连直起身子都要缓缓借力。转头看身旁的弟弟，手脚依旧麻利轻快，弯腰、抬手、覆土一气呵成，我忍不住问他是否腰酸，他笑着摇了摇头。常年躬身田间的熟稔，与我偶尔劳作的生涩，在这一刻，显露得淋漓尽致。

躬身于泥土之间，指尖触着微凉的泥土，迎着初春的微风，我豁然开朗。我们总在追寻各样的锻炼方式，却忘了这份最质朴的体力劳动，才是最珍贵的锻炼。它不仅能消解身体的负重，让久居都市的身躯找回舒展的力量，更能熨帖心灵的浮躁，让被琐事牵绊的心，回归澄澈与安宁。

亲手将希望的种子播进泥土，在春风中坚守，在田垄间耕耘，这般与大地相拥的劳作，没有浮华，唯有赤诚，却是世间最美、也是最光荣的事。

一蓑烟雨 万里归心
——读阿来长篇非虚构作品《东坡在人间》

张洪林(四川)

魂，让他第一次直面命运的惊涛骇浪。黄州五年，波谲云诡的政治，大起大落的人生，让苏轼蜕变为苏东坡。

苏轼为什么成了苏东坡？

阿来写苏轼到黄州后开荒垦地，黄州的躬耕岁月，是他与人间最亲密的联结。他详细解读苏轼劳作之余写下的《东坡八首》，说夏季稻从蓬勃，月白露重，都是日月精华的自然滋养，稻米晶莹如玉，“如此味”是回归土地的本真。正是在泥土的芬芳里，在亲手打下的新米的香气中，“如此，这般，苏轼就渐渐变成了苏东坡。”

竹杖芒鞋，啸咏而行，这份扎根土地的体验，让东坡的旷达不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从烟火人间里生长出的坚韧。

阿来的笔触，始终在“伟大”与“平凡”间游走，他在常州藤花旧馆的触动：“先生垂目而坐，是观眼心的姿态。那一垂眼，我能感到他心底里万波涟漪，笔底无限江山。”作家以细腻的文字，还原了这份真实：东坡会因风雨前路而忧思，会因亲友相聚而温暖，会因人间烟火而心安，他的精神世界，从来都扎根在人间的土

壤。

北归之路的终点是常州，也是东坡生命的终点，却不是他精神的终点。元符三年(1100年)，从流放地儋州舟陆相间，身如不系之舟的东坡，长途颠连，一年后系缆永泊于此。在常州，他受人间温情感召，即便病重，仍“眉宇间秀爽之气照映坐人”；辞世后，百姓“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这份人间情谊，是对他一生温暖底色的最好回应。

阿来在后记中坦言，重走北归路时，自己已六十六岁，与东坡北归时年纪相仿：“在这长路上的某一天，突然想到，我也六十六岁了，与东坡北归时年纪相仿。”步履与步履叠印，生命与生命呼应，让这部作品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共情的温度。

《东坡在人间》的价值，不止于为东坡立传，更在于借东坡的精神版图，叩问永恒的人性命题。阿来说，他一路走，一路温习东坡的诗词文章，一路读当时的宋朝历史，“凡动笔都系有感而发。不是写作，是深入学习，是试图洞察，以此更靠近一个



伟大的人格与心灵。”在物质喧嚣、精神焦虑的当下，东坡“系而不执，超而不空”的生存智慧，依然能给人启示：入世时心怀担当，出世时守住本心，在理想与现实、苦难与温暖的平衡中，活出生命的厚度。

合卷而思，东坡那场渡海北归的长途跋涉，终是一场回归人间、回归本心的精神远行。阿来以脚步为笔，以山河为纸，在千年之后，重新唤醒了东坡的魂与温度。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言：“人心所系，苏东坡的文字还在，故事还在，精气神还在。”那一蓑烟雨，万里归心，早已化作照亮后世的精神灯火，永远温暖，永远明亮。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总第 204 期